礽潭集

集云兄弟天倫也然相殘者多誰能念及厥初哉故以誅管蔡為首然使盡如蔡管之誅也則舉世皆周公矣

君侯將相理國治兵要本出此矣

初潭集卷之九

兄弟上

客有見周公者應之於門曰何以道旦也客曰在外即言外在內即言內入乎將毋周公曰請入客曰立即言義坐即言仁坐乎將毋周公曰請坐客曰疾言則翕翕徐言則不聞言乎將毋周公曰唯唯明日興師而誅管蔡

魏文侯謂扁鵲曰子之兄弟三人孰爲最善醫扁鵲對曰長兄於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

於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於閭若扁鵲
者鑱血脉投毒藥敷肌膚間而名出聞於諸侯
賈思伯與弟思同同師事北海陰鳳業竟無資酬
謝質其衣服時人語曰陰生讀書不免癡不識雙
鳳脫人衣

此非痴也乃所志也彼盖真知孔聖人留此一
鉢衣食飯以遺後人耳窮則開門受徒計束修
羊獨善其身達則駟馬高盖擇美田宅兼善天
下豈為癡哉

多徒弟快哉

孔長彥季彥兄弟聚徒數百時人爲之語曰魯國孔氏好讀經兄弟講誦皆可聽學士來者有聲名不過孔氏名不成

趙孝以父田禾將軍任爲郎每告歸白衣步擔嘗從長安還欲止郵亭亭長聞孝當過掃灑待之孝旣到長不肯内因問曰田禾將軍子何時到孝曰尋到矣顯宗皇帝聞孝名詔拜諫議大夫遷衛尉以弟禮爲御史中丞十日一就衛尉府大官送供具令相對盡歡

荀慈明與汝南袁閬相見問頴川人士慈明先及諸兄閬笑曰士但可因親舊而已乎慈明曰昔者祁奚内舉不失其子以爲至公公旦文王之詩不論堯舜之德而頌文武親親之義也荀爽一名諝時人諺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張璠漢紀曰董卓秉政徵爽爽欲遁去吏持之急起布衣九十五日而至三公

王叔優與弟季道少時聞林宗有知人之鑒共往候之問才行所宜以自處業林宗笑曰卿二人皆

二千石才也然叔優當以仕宦顯季道宜以經術
進若違才易務亦不至也後叔優至北中郎將季
道代郡太守

平原陶丘洪舉劉正禮爲茂才是劉岱弟刺史曰
前年舉劉岱奈何復舉劉繇洪曰若使明君用岱
於前擢繇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途騁騏驥於千
里也何所復難

武陔字元夏沛國人父周魏光祿大夫陔及二弟
歆茂皆總角見稱鄉人諸父未能覺其多少時同

郡劉公榮名知人周見其三子公榮曰君三子皆國士元夏器量最優有輔佐之風力仕宦可爲亞公叔夏季夏不減常伯納言也後陔官至左僕射陔嘗目王裴曰戎尚約楷清通亦知人

諸葛瑾字子瑜其先葛氏琅琊諸縣人後徙陽都陽都先有姓葛者時人謂諸葛因爲氏焉瑾與弟亮及從弟誕並有盛名各在一國於時以爲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誕在魏與夏侯玄齊名瑾在吳吳朝服其弘量

劉云與玄齊名此狗原是龍虎伯仲

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王武子求之與不過數十武子因其上直率將少年能食之者持斧詣園飽共噉畢伐之送一車枝與和公問曰何如君李語林曰嶠諸弟往園中食李而皆計核責錢故嶠婦弟王濟伐之也

裴叔則營新宅甚麗當移住與兄共遊牀帳儼然軒櫺疎朗兄心甚欲之而口不言叔則心知其意便推與兄住

視計核責錢者為何如世間固自有一種貪夫

也然終勝口談仁義而心與嶠一般者

羊長和父繇與太傅祜同堂相善仕至車騎掾蚤卒長和兄弟五人幼孤祜來哭見長和哀容舉止宛若成人迺嘆曰從兄不亡矣

王夷甫語樂令名士無多人故當容平子知王澄別傳曰澄風韻邁達志氣不羣從兄戎兄夷甫名冠當年四海人士一爲澄所題目則二兄不復措意云已經平子

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

外物

王平子目太尉阿兄形似道而神鋒太儁太尉曰誠不如卿落落穆穆

洛中雅雅有三嘏劉粹字純嘏宏字終嘏漠字冲嘏是親兄弟並是王安豐女壻宏眞長祖也洛中錚錚馮惠卿名蓀是播子蓀與邢喬俱司徒李胤外孫及胤子順並知名時稱馮才清李才明純粹邢

庾子躬子嵩之兄也丞相目子躬云入理泓然我

已上人子躬有廢疾而甚知名家在城西號曰城西公府

司馬太傅府多名士一時儁異庾文康曰見子嵩在其中常自神王

庾長仁初與諸弟入吳欲往亭中宿諸弟先上見羣小滿室都無相避意長仁曰我試觀之乃策杖將一小兒始入門諸客望其神姿一時退匿

周伯仁智飲酒醉瞋目還面謂伯仁曰君才不如弟而横得重名須臾擧蠟燭火擲伯仁伯仁笑曰阿

奴火攻固出下策耳

王修字敬仁長史王濛子修明秀有美稱卒時年二十四昔王弼之没與修同年故修弟熈歎曰無愧於古人而年與之齊也

郗超與傅瑗周旋瑗見其二子並總髮超觀之曰小者才名皆勝然保卿家終當在兄即傅亮兄弟也

王子猷子敬曾俱坐一室上忽發火子猷遽走避不遑取屐子敬神色怡然徐喚左右扶憑而出不

各人賞各人甚好

各人憂各人最是

興平常世以此定二王神宇

子猷子敬共賞高士傳子敬賞井丹高潔子猷云未若長卿慢世

殷覬病困看人政見半面殷荆州興晉陽之甲往與覬別涕零屬以消息所患覬答曰我病自當差正憂汝患耳

子敬兄弟平日見郗公躡履問訊甚修外甥禮及嘉賓死皆著高屐儀容輕慢命坐皆云有事不得坐既去郗公慨然曰使嘉賓不死鼠輩敢爾

二郗奉道二何奉佛皆以財賄謝中郎云二郗諂於道二何佞於佛

王僧恩輕林公藍田曰勿學汝兄汝兄自不如伊

人問王長史江虨兄弟羣從王答曰諸江皆復足自生活

何驃騎作會稽虞存弟謇作郡主簿以何見客勞損欲白斷常客使家人節量擇可通者作白事成以見存存時爲何上佐正與謇同食語云白事甚好待我食畢作教食竟取筆題白事後云若得門

如此選郎千載一見

庭常如郭林宗者當如所白

王恭隨父在會稽王大自都來拜墓恭暫往墓下看之遂十餘日乃還父問恭何故多日對曰與阿大語蟬連不得歸父語之曰恐阿大非爾之友終乖愛好果如其言

王大爲吏部郎嘗作選草臨當奏王僧彌來聊出示之僧彌得便以己意改易所選者近半王大甚以爲佳更寫即奏

王恭始與王建武甚有情後遇袁悅之間遂致疑

隟然每至興會故有相思時恭嘗行散至京口射堂於時清露晨流新桐初引恭目之曰王大故自濯濯

司馬太傅爲二王目曰孝伯亭亭直上阿大羅羅清疎恭正亮沉烈忱通朗誕放故也

殷仲堪喪後桓玄問仲文卿家仲堪定是何似人對曰雖不能休明一世足以暎徹九泉

孝武問王爽卿何如卿兄答曰風流秀出臣不如恭忠孝亦何可以假人

車騎桓沖

桓南郡少時與諸從兄弟各養鵝共鬭南郡鵝每不如甚以爲忿乃夜往鵝欄間取諸兄弟鵝悉殺之既曉家人咸驚駭云是變怪以白車騎車騎曰無所致怪當是南郡戲耳

桓玄素輕桓崖崖在京下有好桃玄連就求之遂不得佳者玄與殷仲文書以爲嗤笑曰德之休明肅慎貢其楛矢如其不爾籬壁間物亦不可得也

燕梁琛使秦琛從兄奕在秦爲尚書郎會罷秦王欲令止奕舍琛曰昔諸葛兄弟各事一國及其聘

何以孝友云
官高自有声

集公朝相見退無私面奕數就邸問東國動靜琛
曰今三方鼎據兄弟並蒙附寵今欲以東國事語
君恐非西國之所願聞也
崔氏兄弟六人皆官至三品宣帝歎曰卿一門孝
友真可爲仕族法題其居曰德星堂京兆人又即
其里爲德星社
劉訏與從兄歊各履高操族祖孝標曰訏超超越
俗如半天朱霞歊矯矯出塵如雲中白鶴皆儉歲
之良稷寒年之纖纊

好腐物可講道學

惟噉名甚是故腐甚

此真道學可敬也莫說他腐好

劉祭酒弟璡方軌正直祭酒嘗夜呼璡欲與共語璡不時答下牀著衣立然後應祭酒怪其久璡曰向束帶未竟

郝子廉過姊飲留錢席下而去每行飲水輒投一錢井中

韋澳兄温與中丞高元裕友善温請用澳爲御史又謂澳曰高公甚欲與汝一面一面即爲御史矣澳曰然恐無呈身御史也

劉凝之志安與兄盛公俱高尚不仕志安隱居荆

可敬此道學
真可敬

州適歲儉衡陽王餉錢十萬凝之大喜持錢至市
見有饑者悉分與之酈道元水經註曰凝之慕老
萊嚴子陵之爲人立屋江湖非力不食妻梁州刺
史郭全女亦能安貧元嘉中夫妻隱於衡山

韋敻至延州見弟孝寛孝寛以所乘馬及纆勒與
之敻惡其華飾心弗欲之笑謂其弟曰昔人不棄
遺簪墜履者惡與之同出不與之同歸也卒乘舊
馬而歸

顏含兄畿得疾就醫藥遂死醫家人迎喪旐每

說甚金友玉
昆只是五龍
一門

遠樹引喪者顛仆稱譏言曰我壽命未死但服藥太多傷五臟耳今當復也其父視之曰若當復是至願旐乃解及還父夢之母及家人又夢之含乃發棺果有生驗但氣息甚微飲哺將護累月猶不能言飲食所須託之以夢含遂絕棄人事躬親視養足不出戶者十三年

辛攀字懷遠隴西人父奭尚書郎兄鑒曠弟寶迅皆以才識知名秦雍爲之語曰五龍一門金友玉昆

焦云中弟最勝

到茂灌與弟茂沿皆有文才兼善言理時人比之二陸世祖嘗贈詩云魏世重雙丁晉朝稱二陸何如今兩到復似凌寒竹

蕭光祿子範與弟子顯子雲才名略相比而風采容止不逮故官途有優劣每讀漢書杜緩兄弟五人至大官唯中弟欽官不至而最知名常吟諷之以況已

崔儼諫議大夫其羣從兄弟數十人自與寧里謁大明宮冠蓋相望歲時宴於家以一榻置笏猶重

積其上璘與弟太子詹事珪光祿卿琚俱列棨戟
世號三戟崔家
何胤二兄求點並棲遁求先卒世號點爲大山胤
爲小山又謂何氏三高何點或乘柴車或躡草屩
恣心所適到醉而歸時人謂之通隱在法輪寺竟
陵王子良就見之點角巾登席子良欣悅無已遺
以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鐺
阮孝緒著高隱傳分爲三品言行超逸名氏弗傳
爲上品始終不耗姓名可錄爲中品掛冠人世棲

心塵表爲下品中品唯載一百三十七人劉歆劉訏覽其書曰昔稽康所賛缺一自擬今四十之數將待吾等成耶阮對曰所謂荀君雖幼後事當付鍾君若素車白馬之日輒獲麟於二子矣歆訏果卒乃益二傳及孝緒亡訏兄潔錄其遺行次篇末成絕筆之意云

何叅軍思澄與族弟水部散騎俱擅文名時人爲之語曰東海三何子朗最多叅軍曰外言殊不爾如其不然故當歸遜

劉云此奴雖得可方方回

陽城字亢宗好學貧不能得書求爲吏隸集賢院竊院書讀之六年無所不通去隱中條山與弟堦域易衣而出遇歲饑屏跡不過鄰里屑榆爲粥與兄弟講論不輟有奴都兒化其德亦方介自約或哀其餒與之食不受致糠覈乃受

初潭集卷之九終

焦云周公兄弟之變也卓吾叙兄弟必首載公意甚憤〻

初潭集卷之十

兄弟下

武王有疾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墠爲壇於南方北面植璧秉珪告於太王王季文王願以旦代某之身史冊祝以告歸而納冊祝於金縢之匱中

周公欲以身代兄之死既以明告於神矣而卒不死何耶然猶可委曰神不許我以死我豈敢自死乎我直以明我欲代兄之心云耳非以祈

焦云真好兄

人之知我歆代兄之死也則册祝之詞壇墠之設珪璧之秉金匱之納何為者哉誰曰平地上起骨堆此之謂也無風揚波無事生事一人好名毒流萬世卒使管蔡流言新莽藉口聖人之所作為道學之所舉動吾不知之矣不有陳賈乎陳賈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叛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此千古斷案也不仁不智從公擇其一者可矣

衛宣公夫人夷姜生太子伋取齊女未入室宣公

弟衛人為之賦詩自足千古

見其美說而自娶之生子壽子朔朔與母共讒惡太子於宣公宣公自以其奪太子妻也亦心惡太子乃使太子伋於齊而令盜遮界上殺之與太子白旄而告界盜子壽知之以告太子太子曰逆父求生不可壽見太子不可乃盜其白旄先馳至界盜殺之壽已殺而太子伋至謂盜曰所當殺乃我也盜於是併殺太子伋以報宣公宣公以朔為太子

卓吾曰伋與壽所謂視死如歸以死為榮者耶

伋壽皆宣公子而壽又朔同母子若說父母種
性不應産此聖兄聖弟明矣人固不係於種類
哉雖惡種其能移此二子至孝至友之真性哉

李克兄弟二人貧無擔石之儲妻謂克曰今貧如
此妾有私財可以分異獨居克聞之乃請鄰里親
戚前跪白母願其妻叱而遣之

克好名妻愚却撞着伊攔柄也與其妻罪遣妻
孰若分與兄弟私財乎

太守第五倫舉許武孝廉武以二弟晏普未顯乃

亦假得便宜若能終身不詐不泣則雖假猶真也

奸詐得大便宜了左右假作醫藥愈可

告其二弟曰禮有分異之義家有別居之道因與二弟共割財產爲三分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強者二弟所得悉劣少鄉人以此皆稱二弟克讓遂得選舉武乃會宗親泣曰吾爲兄不肖盜聲竊位二弟年長未豫榮祿所以求得分財自取大譏今理產所增三倍於前悉以推付二弟於是郡中人士復翕然稱之

田輝字叔都與兄威都俱稱純懿而叔都最知名郡欲察授之輝恥越賢兄遂託病瘖人數恐灼輝

矣

持之有虔後居田舍連日陰雨友人張子平吉仲
弓等客共穿穴奪輝衣食窮夜獨處竟無聲響子
平等因前抱持而泣曰謂汝陽瘖避兒耳何意眞
爾天喪斯文吾儕何效乎積四歲威都果舉安定
長史據輜垂綏還鄉薦祖叔都沃醊神坐頫仰因
語是月司隷太尉大將軍同時並辟爲御史舉茂
才

杜林弟成物故隗囂初聽杜林持喪歸旋復悔令
楊賢於隴坻遮殺之賢見林身持鹿車載致弟喪

杜林常有楊賢雖求

劉云此轉更佳

仰而歎曰當今之時誰能如此吾何恐殺遂自亡去

陳元方子長文與季方子孝先各論其父功德爭之不能決咨於太丘太丘曰元方難爲兄季方難爲弟又曰元方難爲弟季方難爲兄

荀靖字叔慈隱身修學動止合禮或問汝南許章荀爽與靖孰賢章曰二人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

鍾毓鍾會少有令譽魏文帝聞之於是敕見毓面

有汗帝曰卿面何以汗毓對曰戰戰惶惶汗出如
漿復問會卿何以不汗對曰戰戰慄慄汗不敢出
鍾毓兄弟小時值父晝寢因共偷服藥酒其父時
覺且託寐以觀之毓拜而後飲會飲而不拜既而
問毓何以拜曰酒以成禮不敢不拜又問會何以
不拜曰偷本非禮所以不拜會字士季繇少子敏
惠夙成中護軍蔣濟與之司馬昭征諸葛誕會謀
居多拜鎮西將軍伐蜀蜀平進位司徒自謂功名
葢世不可復爲人下私謂所親曰我淮南以來畫

無遺策四海共知持此欲安歸乎遂反誅死死時
年四十
任城威王彰字子文卞后第二子剛勇而黃鬚北
討代郡獨與麾下百餘人突虜而出太祖聞而歎
曰我黃鬚兒可用也文帝忌任城王驍壯因在卞
太后閤共圍棊並啖棗文帝以毒置諸棗蔕中自
選可食者而進任城弗悟旣中毒太后索水救之
帝預敕左右毀缾罐太后徒跣趨井無以汲遂卒
好箇兒真好箇兒兒弟猶然何況他人其後曹

覽此詩雖鐵為肝鐵索為腸亦軟矣

丕子孫盡為司馬屠戮天之報施不爽矣

魏文帝既害任城復恨東阿不已太后曰汝已殺我任城不得復殺東阿

文帝嘗令東阿王七步中成詩不成者行大法應聲便爲詩曰煮豆持作羹漉豉以爲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許虔字子政虔弟邵字子將邵聲未發時時人謂不如虔虔恒撫髀稱邵自謂不如之邵山峙淵停行應規表拔樊子昭於市肆出虞承賢於客舍召

李叔才於無聞擢郭子瑜於小吏時袁紹以公族
爲濮陽長棄官還副車從騎將入郡界歎曰許子
將秉持清格豈可以吾輿服見之遂單馬而歸
謝甄字子微汝南邵陵人明識人倫雖郭林宗不
及謝甄之鑒也甄見許子將兄弟曰平輿之淵有
二龍焉見許子政弱冠之時歎曰若子政者有幹
國之器正色忠謇則陳仲舉之匹伐惡退不肖范
孟博之風
世稱庾文康爲豐年玉稺恭爲荒年穀

周伯仁母冬至舉酒賜三子曰吾本謂渡江託足無所爾家有相爾等並羅列吾前吾復何憂周嵩起長跪而泣曰不如阿母言伯仁爲人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敝此非自全之道嵩性狼抗亦不容於世唯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

真自知之明知兄之明也

王祥後母數以非理使祥祥後母弟覽輒與祥俱又虐使祥婦覽妻亦趨而共之

焦云覽妻尤難得

劉庾兄望之劉表從事以正諫不合投傳告歸庾曰趙殺鳴犢仲尼回輪今不能法柳下惠和光同

可以見謝公矣

塵於內宜模范蠡遷化於外坐而自絕於時殆不可也望之不從尋見害

謝萬北征惟以嘯詠自高未嘗撫將士謝公乃與俱行謂萬曰汝爲元帥宜數喚諸將宴飲以悅其心萬從之因召集諸將都無所說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諸君皆是勁卒諸將甚恨謝公審其必敗自隊主將帥以下無不身造厚相遜謝及萬敗軍中因欲除之乃云當爲隱士故

過江初拜官與飭供饌羊曼拜丹陽尹客來蚤者

並得隹設日晏漸罄不復及精隨客早晚不問貴
賤羊固拜臨海竟日皆美供雖晚至亦獲盛饌時
論以固之豐華不如曼之眞率
戴安道旣厲操東山而其兄欲建式遏之業謝太
傅曰卿兄弟志業何其大殊戴曰下官不堪其憂
家弟不改其樂
孟萬年及弟少孤居武昌萬年遊宦有盛名當世
少孤未嘗出京邑人士思欲見之乃遣信報少孤
云兄病篤狼狽至都時賢見之者莫不嗟重因相

宰相弟正好
如此

謂曰少孤如此萬年可炊
何驃騎弟準以高情避世而驃騎勸之令仕答曰
余第五之名何必減驃騎準字幼道廬江人充第
五弟也充位宰相而準散帶衡門不及世事于時
名德皆稱之
王大語東亭卿乃復論成不惡那得與僧彌戲續
晉陽秋曰珉有儁才與兄珣並有名聲出珣右故
時人爲之語曰法護非不佳僧彌難爲兄
周伯仁爲吏部尚書在省內夜疾危急時刁玄亮

亦可想見其人

爲尚書令營救備親好之至良久小損明旦報仲智仲智狼狽來始入戶刁下牀對之大泣說伯仁昨危急之狀仲智手批之刁爲辟易於戶側旣前都不問病直云君在中朝與和長輿齊名那得與佞人刁協有情徑便出

周叔治作晉陵太守周侯仲智往別叔治以將別涕泗不止仲智恚之曰斯人乃婦人與人別唯啼泣便舍去周侯獨留與飲酒言語臨別流涕撫其背曰奴好自愛

許玄度將弟出都婚諸人無不欽逹既至見其弟乃甚癡都欲嘲弄之玄度爲作賔主相對劉眞長笑曰玄度爲弟婚施十重鐵步障

子猷子敬俱病篤而子敬先亡子猷問左右何以都無消息此已喪矣便索輿來奔子敬素好琴便徑入坐靈牀取子敬琴彈弦既不調擲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慟絶

子敬疾屬纊子猷曰吾才不如弟位亦通塞請以餘年代弟有一師曰夫生代死者以已年限有餘

得以足亡者耳今賢弟命固當終君俟筭亦應盡復何所代子猷先有背疾聞子敬亡便撫心悲惋都不得一聲背卽潰裂

觀此説則生者命長死者可代而子猷無可代之年是以卒不得代耳然兄弟相知之痛如何可忍也卒以撫心慟哭背潰疽裂而遂俱死傷哉初何嘗有册文金縢做出許多勞攘來耶

吳道助附子兄弟居丹陽郡後遭母艱朝夕臨哭號踊哀絕路人爲之落淚韓康伯時爲丹陽尹母

殷在郡每聞二吳之哭輒爲悽惻語康伯曰汝若爲選官當好料理此人康伯後爲吏部尚書大吳不免哀制小吳遂大貴達附子卽隱之後爲廣州刺史自酌貪泉而飲之因以賦詩是也

王彬字世儒瑯琊人祖覽父正世將王廙親兄弟也彬爽氣出儕類從兄敦下石頭害周伯仁彬與顗素善徃哭其尸甚慟既見敦恠其有慘容彬曰向哭周伯仁情不能已敦曰伯仁自致刑戮汝復何爲彬曰伯仁何罪因數敦曰抗旌犯上殺戮忠

嗟〻乎安得世儒而投之

良音辭慷慨與淚俱下敦怒甚丞相在坐代為之解命彬拜謝彬曰有足疾此來見天子尚不能拜何謝之有敦曰脚疾何如頸疾以親故得免害

王大將軍既亡王應欲投世儒世儒為江州王含欲投王舒舒為荊州含語應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而汝欲歸之應曰此迺所以宜往也江州當人彊盛時能抗同異此非常人所行及覩衰厄必興愍惻荊州守文豈能作意表行事含不從遂共投舒舒果沈含父子於江彬聞應當來密具船

以待之

韓靈珍靈敏兄弟性至孝母亡家貧無以葬兄弟種瓜朝采暮還復生葬事由此舉

崔鴻弱冠有著述拜給事中崔光悌之子也光悌召鴻弟而語之曰阿鴻已摩天去矣汝可不勉哉

吐谷渾阿豺有疾召母弟慕利延曰汝取一隻箭折之慕利延折之汝取十九枝箭折之慕利延不能折阿豺曰汝曹知乎單者易折衆者難摧戮力一心然後社稷可固

晉書謂其七世同財

阿豺有子二十人恐其遘害自相屠戮故因有疾召母弟語之以箭為喻最親切

氾毓字穉春奕世儒業客居青州逮毓七世人號其家兒無常父衣無常主

鈕滔母與弟書曰省爾議我以養鵠戒我以衛懿之禍斯言惑矣衛懿之子民無後車之載鵠有乘軒之飾禍敗之由由乎失所乃若開圃匹於靈囿沃池矩乎神沼文魚躍於白水素鳥翔乎神州豈非周文之德大雅所修哉夫嘉肴旨酒非不美也

焦云達

夏禹以興殷紂以滅蓋置之失所矣如其無失來難何施

張融仲兄緒〻融齋酒於靈前酌飲慟哭曰阿兄風流頓盡

和士開擅朝曲求物譽諸公因此頗爲子弟干祿世門之胄多處京官唯崔彦玄二子獨爲外任彦玄弟廓之從容言曰拱與擴幸不凡何爲不在省府彦玄曰吾立身以來恥以一言自達今若進兒與身何異

初潭集卷之十終

焦云三教合一是卓吾主意故初潭干師友獨詳焉

此非夫子之言

初潭集卷之十一

師友一

一儒教

文王有胥附奔奏先後禦侮謂之四鄰孟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鄰乎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門人益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奏乎自吾得師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由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

孔子長十尺大九圍坐如蹲龍立如牽牛就之如

蕭音思

亦非子言

太曾聞事非子言也

昴如斗曹植相論云孔子面如蒙倛周公形如斷
蕭
仲尼志意不立子路侍儀服不修公西華侍禮不
習子貢侍辭不辯宰我侍亡忽古今顏回侍節小
物冉伯牛侍曰吾以夫六子自厲也
魯季孫有喪孔子往吊之入門而左從客也主人
以璵璠斂孔子徑庭而趨歷階而上曰以寶玉斂
譬之猶暴骸中原也
孔子之宋匡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戰

孔子止之曰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述先王之道而爲咎者非丘罪也命也夫歌予和汝子路彈劍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罷

曾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人皆見曾點曰無乃畏耶曾點曰彼雖畏我存夫安敢畏孔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汝爲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顏淵之於孔子也猶參之事父也

齊大饑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饑者有蒙袂戢屨貿

道學可厭非夫子語

貿而來曰嗟來食曰余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之不食而死仲尼曰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可敬可愛

孔子曰人有三死而非其命也巳自取也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逸勞過度者疾共殺之

卓吾子曰命使之也莫非命迆

二道教

黄帝書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

商丘子晉好吹竽牧豕年七十不娶不老但食老朮菖蒲根飲水而已貴戚聞而服之不能終歲輒止孫綽贊曰商丘卓犖執策吹竽渴飲寒泉饑食菖蒲所牧何物殆非眞豬倘遇風雲爲我龍攄

應璩詩昔有行道人陌上見三叟年各百餘歲相與鋤禾莠往拜問三叟何以得此壽一叟前致詞室内姬麄醜二叟前致詞量腹節所受三叟前致詞暮卧不覆首要哉三叟言所以能長久

李生足之曰我獨愧二叟貪嘴時時有

劉云凝矚不應〻在長嘯啾然一嘯非人可到非步兵善嘯終不應矣人耶鬼耶

廬山在江州潯陽郡左挾彭澤右傍通川有匡俗先生出自殷周之際遁世隱時潛居其下或云匡俗受道於仙人而共遊其嶺遂託室崖岫即岫成館故時人謂神仙之廬而命焉

阮步兵嘯聞數百步蘇門山中忽有眞人樵伐者咸共傳說阮籍往觀見其人擁膝崖側籍登嶺就之箕踞相對籍商略終古上陳黃農玄寂之道下考三代盛德之美以問之仡然不應復叙有爲之教棲神導氣之術以觀之彼猶如前凝矚不轉籍

因對之長嘯良久乃笑曰可更作籍復嘯意盡退還半嶺許聞上噌然有聲如數部鼓吹林谷傳響顧看乃向人嘯也

葛稚川束髮從師老而忘倦紬奇冊府總百代之遺編紀化仙都窮九丹之秘術謝浮榮而捐雜𦂳賤尺寶而惜分陰游德棲眞超然方外全生之道其最優乎唐子西嘗賛之云江左日陋無復德輝翔而不集翩然南飛鄧嶽細兒處仲餘黨豈有識知亦復瞻仰吾緣內丹遂居羅浮豈以嶽故而議

去留所就者大寧卹其小吾與嶽遊如狎鷗鳥
葛稚川居羅浮與南海太守鮑靚善靚時時往來
羅浮山中或迎至郡與言達旦夫人見其來門無
車馬獨有雙燕怪而問之則雙履也靚亦有道術
嘗行部入海遇風饑甚取白石煮食之
葛仙翁於西峰石壁上石臼中擣藥遺一粟許飛
禽過而食之遂得不死至今夜靜月白其禽猶作
丁當杵臼之聲因名曰擣藥鳥仙人琴高自東海
跨雙鯉來訪仙翁與之酣飲既醉而醒雙鯉化爲

石矣仙翁乃以雙鶴贈之

鮑靚以女妻葛洪靚後還丹陽卒葬於石子岡蘇峻反發棺無屍但有大刀賊欲取刀聞冢前後皆兵馬聲棺中刀訇然若雷震之者衆賊駭散賊平乃收刀別葬

陶貞白曰仙障有九名居其一使吾不白日昇天葢三朝有浮名乎

陶貞白隱茅山武帝每有征討大事輒先咨訪時謂山中宰相大同二年卒顏色不變屈伸如常香

氣累日氤氳滿山

扈謙居金陵攝山每筮一卦百錢日限錢五百以
三百供母二百飲酒五百足一卦千錢不爲也晉
海西公且出見赤蛇蟠御牀俄而失蛇詔謙筮之
謙曰晉室有磐石之固陛下有出宮之象海西曰
可消伏否曰後年有大將北征失利應損三萬人
此災可消後桓溫北征敗績還石頭乃廢海西立
簡文又桓溫妾産桓玄時至觀謙筮曰公第六間
馬埒壞竟便産當是男兒聲氣雄烈震動四海後

焦云今日便作惡疾看想不成仙亦是福

謙母亡既葬乃辭酒家許氏而去曰因緣盡矣數日許氏於落星路見謙卧地始謂其醉捉手引牽唯有空衣

孫真人著大風惡疾論曰神仙傳有數十人皆因惡疾得仙道何者割棄塵累懷頴陽之風所以因禍而取福也

許宣平唐景雲中隱城陽山南塢時負薪出賣擔上挂一瓢及曲竹杖每醉行騰騰以歸歌曰負薪朝出市沽酒日西歸借問家何處穿雲入翠微後

三十餘年人訪不見但覽庵壁有詩曰隱居三十
載築室南山巔靜夜玩明月閒歌飲碧泉樵人歌
隴上谷鳥戲巖前凡驛路傳舍所到處輒題詩天
寶中李白東遊覽詩嘆曰此仙人詩也於是遊新
安訪之不見乃題詩庵壁曰我吟傳舍詩來訪仙
人居煙嶺迷高跡雲林隔太虛窺庭但蕭索倚杖
空躊躇應化遼天鶴歸當千歲餘
魏伯陽好道術將三弟子入山作丹知兩弟子心
雜丹既成誡之曰丹雖成當先試與犬犬能飛人

焦云伯陽數語是真丹

乃可服若死即不可服也蓋丹轉數未足自然有毒毒丹服之皆暫死伯陽故以毒丹與白犬犬食之即死伯陽曰作丹恐不成今成而與犬犬死恐是未得神明之意弟子曰先生當服否伯陽曰吾委家入山不得仙道吾亦何歸死之與生吾當服之耳伯陽便服一服亦死弟子相顧謂曰所以作丹者欲求長生耳而服之皆死當柰何惟一弟子曰師非凡人也服丹而死得無意乎又服之入口復死餘二弟子遂不敢服共出山而去去後伯陽

乃起將所服丹內弟子及白犬口中皆起因作叅
同契五相類其說似解周易其實假借爻象以論
作丹之意復作補塞遺脫一篇演丹經之奥多以
寓言借事隱顯異文

鍾離權曾爲大將晉時命與偏將周處西征失利
獨騎奔逃山谷遇一胡僧髯頭拂額引行到一村
莊曰此東華先生成道之所將軍可以歇泊揖别
而退良久忽聞人語云碧眼胡僧饒舌見一老人
披白鹿裘扶青藜杖抗聲而前曰來者非大將軍

焦云数既有定雲房點化亦偶然矣

鍾離權乎爾何事不寄宿山僧之所是時巳失虎狼之處遽有鸞鶴之聲權不覺回心向道哀求度世之方於是老人授以長眞訣囑之勤行告辭出門回顧莊居不見其處

吕巖喜頂華陽巾衣黃白襴衫繫大皂縧狀類張子房始在襁褓馬祖見之曰此兒骨相不凡他時遇廬則居見鍾則叩留心記取後遊廬山始遇火龍眞人傳天遁劍法自是混俗貨墨於人間號純陽子咸通中舉進士第年六十四矣後遊長安酒

肆見一羽士號雲房青巾白袍長髯秀目手携紫
笻腰掛大瓢洞賓訝其狀貌奇古因與同憇肆中
雲房自起執炊洞賓忽昏睡夢以舉子赴京狀元
及第自州縣小官擢朝署由臺諫給舍翰苑秘閣
郎曹諸清要無不備歷升而復黜黜而復升前後
兩娶貴家女婚嫁蚤畢孫甥振振簪笏滿門如此
四十年最後獨相十年權勢熏炙忽被重罪籍沒
家資分散妻奴流嶺表一身孑然獨立風雪中方
此浩歎恍然夢覺雲房在傍炊尚未熟笑曰黃粱

猶未熟一夢到華胥洞賓驚曰君知我夢邪雲房曰子適來之夢升沉萬態榮悴多端五十年間一頃耳得不足喜喪何足憂洞賓感悟因再拜願求度世雲房因與敘其得道來歷曰吾曾遇苦竹真君汝此去遇人有兩口者即汝弟子吾後遍遊竟未見有兩口者今詳君姓實符苦竹之記矣

韓湘韓文公猶子也文公勉之學湘曰湘之學非公所知即爲詩曰青山雲水窟此地是吾家一瓢藏世界三尺斬妖邪解造逡巡酒能開頃刻花有

焦云文公詆佛骨有侄湘得道不無畱連豈釋無而道有耶

人能學我同共看仙葩公覽而戲曰子能奪造化耶湘卽爲開樽聚土以盆覆之良久花開乃碧花二朶似牡丹差大顏色艷麗花間擁出金字一聯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未幾公謫潮州途中遇雪見湘冐雪而來曰憶花上之句乎公嗟嘆良久因爲足之曰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本爲聖朝除弊政敢將衰朽惜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遂與湘宿藍關傳舍公曰

吾實慮不脫死湘曰公非久即西不惟全家無恙
且當復用於朝矣
譚峭字景升唐國子司業洙之子每行歌曰線作
長江扇作天靸鞋抛向海東邊蓬萊信道無多路
只在譚生拄杖前作化書南唐宋齊丘竊爲已作
行於世
藍采和常衣破藍衫六銙黑木腰帶一脚著靴一
脚跣夏則衫內加絮冬則卧雪中氣出如蒸每踏
歌城市乞索持大拍板老少皆隨之善諧謔人問

即應聲而答笑皆絶倒踏歌云踏踏歌藍采和世界能幾何紅顏一春樹流光一擲梭古人混混去不返今人紛紛來更多朝騎鸞鳳到碧落暮見桑田生白波長景明輝在空際金銀宮闕高嵯峨詞多率爾人莫之測以錢與之繩穿拖行或散失或乞貧人或與酒家後踏歌濠梁酒樓有雲鶴笙簫聲忽然輕舉於雲中擲下鞾衫腰帶拍板冉冉而去

劉玄英號海蟾子以明經擢第仕燕主劉守光爲

相素嘉性命之說宋仁宗天聖九年弟子張平叔
號紫陽遇海蟾於益都授以金液還丹火候之訣
馬自然亦海蟾弟子貌醜齇鼻禿髩大口飲酒石
餘醉卧卽以拳入口人有疾病告之折薪草呵而
與食無不差者嘗吟曰昔日曾隨魏伯陽無端醉
卧紫金牀東君謂我多情賴罰向人間作酒狂
石泰號杏林初紫陽得道於劉海蟾海蟾曰異日
有爲汝脫韁解鎖者當以此授之餘皆不許其後
紫陽三傳非人三遭禍患誓不妄傳乃作悟眞篇

行於世曰使宿有仙風道骨者讀之自悟耳中羅鳳州太守怒坐黥竄經由邠境會大雪紫陽與護送者俱飲酒村肆杏林適入旣揖而坐見邀同席杏林問故紫陽乃具以告之杏林適與邠守有故舊之好因爲之先容紫陽遂得免紫陽德之故授以丹法云

陶弘景愛山水每經澗谷必坐臥其間吟咏盤桓不能已已謂人曰吾見朱門廣厦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澤雖知此難立直恆欲

焦云是深于道者舍人間更無天上舍儒教亦無道教矣

就之且永明中求祿得輒差舛若不爾豈得有今日耶

趙知微有道術中秋積陰不解知微曰可借酒餚登天柱峰玩月出門天色開霽登峰月色如晝既下山歸則凄風苦雨陰晦如舊矣

熙寧間江寧縣句容簿至茅山遇道人高坦披髮跣足與簿劇談飲酒終日書一詩留別而去巖下相逢不忍還狂歌醉酒且盤桓仇香莫問神仙事天上人間總一般

雍孝聞蜀人崇寧間廷對力詆時政尋授右列卒
不仕政和末變姓名爲道人入内說法徽宗謂其
得林靈素之半因賜姓木更名廣莫竟不知其爲
孝聞也嘗自詠云百萬人中隱一身深如勺水在
滄溟獨醒雖負賢人酒天闊難尋處士星照影自
憐湖水碧高吟贏得蜀山青城南老樹如相問不
枉翻空過洞庭
范忠宣云人或勉以攝生不知假如丁令威千歲
化鶴歸鄉見城郭人民皆非縱獨存亦何足樂

焦云至言

焦云釋道分合於此盡見

獨存何足樂此語未為非千歲還故鄉好笑丁令威一歲異朝市千歲返鄉井耶歸示世人俾發蒙深省

楞嚴經曰阿難有十種仙堅固服餌而不休息食道圓成名地行仙堅固草木而不休息藥道圓成名飛行仙堅固金石而不休息氣精圓成名空行仙堅固津液而不休息潤德圓成名天行仙堅固精色而不休息吸粹圓成名通行仙堅固呪禁而不休息術法圓成名道行仙堅固思念而不休息

思憶圓成名照行仙堅固交遘而不休息感應圓成名精行仙堅固變化而不休息覺悟圓成名絕行仙阿難是等皆於人中鍊心不修正覺別得生理壽千萬歲休止深山或大海島絕於人境斯亦輪迴汝想流轉不修三昧報盡還來散入諸趣

三釋教

佛國五精舍一給孤園二靈鷲山三獮猴江四菴羅樹五竹林園韋應物云萬木叢雲出香閣西連碧澗竹林園

道安常山薄柳人神性聰敏而貌至陋佛圖澄甚重之値石氏亂於陸渾山木食修學爲慕容俊所逼乃往襄陽以佛法東流經籍錯謬更爲條章標序篇目爲之注解自支道林等皆宗其理

釋道安至新野集衆議曰今遭凶年不依國主則法事難舉乃使竺法汰詣揚州曰彼多君子上勝可投法汰遂渡江初到未知名王領軍供養之每與周旋行來往名勝許輒與俱不得汰便停車不行因此名遂重孫綽賛曰凄風拂林明泉映壑奕

奭法汰棱德無作事外瀟灑神內㥂廓實從前起名隨後躍

佛圖澄與諸石遊林公曰澄以石虎爲海鷗鳥別傳曰道人佛圖澄不知何許人好佛道永嘉中至洛陽值京師有難潛遁草澤以麻油塗掌占見吉凶數百里外聽浮圖鈴聲逆知禍福石勒甚敬信之虎即位亦師澄號大和尚自知終日開棺無屍唯袈裟法服在焉

庾公嘗展佛圖見卧佛曰此子疲於津梁涅槃經

焦云涅槃經與金剛經得無参商

云如來背痛於雙樹間北首而臥故後之圖繪者爲此象

鳩摩羅什雅好大乘常嘆曰吾若著筆作大乘阿毘曇非迦旃子比也今深識既寡將何所論惟爲姚興著實相論二卷

郗嘉賓欽崇釋道安德問餉米千斛修書累紙意寄殷勤道安直云損米愈覺有待之爲煩

焦云原合儒教

高坐道人於丞相坐恒偃臥其側見卞令肅然改容曰彼是禮法人

焦云簡文未是

高坐道人不學晉語諸公與之言皆因傳譯或問此意簡文曰以簡應對之煩

高坐胡名尸黎密相傳是國王子以國讓弟遂爲沙門永嘉中始到此土止於大市中天姿高朗風韻遒邁丞相一見奇之以爲吾徒周僕射領選撫其背而歎曰若選得此賢令人無恨俄而周侯遇害和尚對靈坐作胡祝數千言音聲高暢旣而揮涕收淚

和尚雖不作漢語然神領意得頓在言前元帝

於冢邊立寺因名高坐焉

竺道生既潛思日久徹悟言外乃喟然歎曰夫象以盡意得意則象忘言以詮理入理則言息自經典東流譯人重阻多守滯文鮮見玄義若忘筌取魚始可以言道矣於是校閱眞俗研思因果著二諦論行於世

王坦之與沙門竺法師每共論幽明報應便要先死者報其事後經年師忽來云貧道已死罪福皆不虛惟當勤修道德以升濟神明耳言訖不見坦

焦云此落髮者亦不異儒

之尋卒

惠遠燕門樓煩人姓賈氏年二十一欲南渡就范宣子學道不通遇釋道安以爲師抽簪落髮研求法藏釋曇翼每資以燈燭之費誦鑒淹遠高悟冥賾安常嘆曰道流東國其在遠乎襄陽旣沒振錫南遊結宇靈嶽自年六十不復出山名被流沙彼國僧衆皆稱漢地有大乘沙門每至然香禮拜輒東向致敬年八十三而終

廬山遠法師命盡之日山中峰澗寺落皆見千眼

焦云千古師範

刘云畢竟思食

仙人成隊執幡幢香花赴東林寺法師死乃止

遠公雖老講論不輟弟子中或有惰者遠公曰桑

榆之光理無遠照但願朝陽之暉與時並明耳執

經登坐諷誦朗暢詞色甚苦高足之徒皆肅然增

敬

生公住虎丘講經宋文帝大會沙門食至衆疑僧

律日過中即不食帝曰始可中耳生公曰白日麗

天天言始中何得非中即舉箸而食莫不服其機

辯

比丘曇謨講涅槃華嚴天竺沙門菩提流支見而禮之流支解拂義知名西土曉魏言及隸書翻十地楞伽并諸經論二十三部雖石室之寫金言草堂之傳眞教不是過也及讀曇謨最義反彈指讚歎爲胡書寫之傳於西域西域沙門常東向遙禮號東方聖人

李士謙善談佛理有客不信報應之說士謙反覆諭之若鯀爲黃熊杜宇爲鶗鴂褒君爲龍牛哀爲獸君子爲鵠小人爲猿彭生爲豕如意爲犬黃母

爲黿宣武爲鼈鄧艾爲牛徐伯爲魚鈴下爲烏書
生爲蛇羊祜前身李氏之子皆變受異形之謂也
客曰邢子才云豈有松栢後身化爲梼櫟士謙曰
此不類之談也變化皆由心作草木豈有心乎
沙門竺僧朗嘗從隱士張巨和遊巨和穴居而朗
居琨瑞山起殿舍連樓疊閣雖素飾不同並以靜
外致稱朗少事佛圖澄碩學淵通尤明氣緯故人
名其居爲朗公谷云
釋法常性嗜酒無寒暑風雨常醉醉即熟寢覺即

焦云飛觴浮白正是遊神三昧何妨佛法

朗吟謂人云酒天虚無酒地綿邈酒國安恬無君臣貴賤之拘無財利之圖無刑罰之避陶陶焉蕩蕩焉樂其可得而量也轉而入於飛蝶都則又蒙騰浩渺而不思覺也

釋僧鍾住中興寺永明初魏使李道固來聘帝以鍾有辯才勑令酬對時日影小晚鍾不食道固問何以不食鍾曰古法過中不食道固曰何爲聲聞耶鍾曰應以聲聞得度者故現聲聞當時以爲名對

玄暢見法朗曰吾西涉流沙北履幽漠東探禹穴南盡羅衡惟見此一子

范甯作豫章八日請佛有板衆僧疑或欲作答有小沙彌在坐末曰世尊黙然則爲許可衆從其義

宋明帝問慧觀頓悟之義誰復習之答曰有生公弟子道猷即敕臨川郡發遣到京旣至大集義僧命猷申述時競辯之徒關責互起猷旣積思叅玄又宗源有本乘機挫銳往必摧鋒帝撫几稱快曰生公孤情絕照猷公直轡獨上可謂克明師匠無

人之不如鸚

忝徽音

釋慧淨嘗與道士蔡晃談義晃屢被摧折國子祭酒孔穎達心存道黨謂慧淨曰佛家無諍法師何以屢構斯難慧淨答曰佛破外道外道不通反謂佛曰汝常自言平等今旣以難破我卽是不平何謂平等佛爲通曰以我不平破汝不平汝若得平卽我平矣顧今亦爾以淨之諍破彼之諍彼得無諍卽淨無諍也

有人養鸚鵡以其慧甚施於僧僧敎之誦經往往

鵲者多矣

架上不言不動問其故對曰身心俱不動爲求無上道及其死焚之有舍利

薛道衡嘗遊鍾山開善寺謂一沙彌曰金剛何爲努目菩薩何爲低眉沙彌答曰金剛努目所以降伏四魔菩薩低眉所以慈悲六道衡憮然稱善

會昌選汰僧人慧忠作偈云明月分形處處新白衣寧墜解空人誰言在俗妨修道金粟曾爲長者身忍仙林下坐禪時曾被歌王割截肢況我聖朝無此事只令休道亦何悲形容雖變道常存混俗

心源亦不昏試讀善財巡禮偈當年豈例是沙門
李泌在衡山事明瓚禪師師云欲學者先將筆研碎却明瓚北宇大照之門人性懶羣僧令看鹽雨至流於地羣僧扶之不怒冬月臥於竈前不起以粥灑其頭因就頭取粒號懶瓚作明心論
雲門偃禪師嘗作北卭行曰前山後山高峨峨喪車轔轔日日過哀歌幽怨滿巖谷聞者潛悲薤露歌其一哀歌一聲千載別孝子順孫徒泣血世間何物得堅牢大海須彌竟磨滅其二人生還如露易晞

從來有會終別離苦海哀傷不暫輟況復百年驚夢馳其三去人悠悠不復至今人不會古人意裁松起石駐墓門欲爲死者長年計其四寃鬼悠揚形化土五趣茫茫井輪度今人還葬古人墳今墳古墳無定主其五洛陽城裏千萬人終爲北邙山下塵沉迷不計歸時路爲君孤坐長悲辛其六昔日送人哭長道今爲孤墳臥芳草妖狐穿穴藏子孫耕夫撥骨尋珠寶其七老木蕭蕭生野風東西壞冢連晴空寒食以過誰享祀冢畔餘花寂寞紅其八日月相催

劉云再世托生佛家以此爲奪舍澤公之泣我所不解

若流矢貧富賢愚盡如此安得同遊常樂鄉縱經劫火無生死其九

沙門圓澤與隱士李源相約遊蛾眉源欲自荆州泝峽澤欲由長安斜谷源以久絕人事不欲入京遂發荆州舟次南浦見婦人錦鐺負甖而汲澤望而泣曰所不欲由此者爲是也此婦人孕三稔矣遲吾爲子今已見之無可逃者三日浴兒願公臨顧以一笑爲信後十三年杭州天竺寺當與公相見至暮僧果亡婦乳三日源往視之兒見源卽軒

渠而笑李後如期自洛至吳於天竺寺葛洪井畔
聞牧童扣牛角而歌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
風莫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常存李
曰澤公健否答曰李君信士然世緣未盡且勿相
近唯勤修不惰乃復相見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
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江山尋已遍好回烟棹
上瞿塘遂隱不見源至穆宗長慶初年八十猶存
元迎帝師至京有旨令朝臣一品以下乘白馬郊
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爲動孛术魯翀時爲國

子祭酒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余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爲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

始見是高僧

元五一条

轉案

李温陵曰儒釋道之學一也以其初皆期於聞道也必聞道然後可以死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非聞道則未可以死故又曰吾以汝爲死矣唯志在聞道故其視富貴若浮雲棄天下如敝屣然也然曰浮雲直輕之耳曰敝屣直賤之耳未以爲害也若夫道人則視富貴如糞穢視有天下若枷鎖唯恐其去之不速矣然糞穢臭也枷鎖累也猶未甚害也乃釋子則又甚矣彼其視富貴若虎豹之在陷阱魚鳥之入網羅活人

又轉案

以堯舜孔顏作証

之赴湯火然求死不得求生不得一如是甚也此儒釋道之所以異也然其期於聞道以出世一也葢必出世然後可以免富貴之苦也堯之讓舜也唯恐舜之復洗耳也苟得攝位卽爲幸事葢推而遠之唯恐其不可行也非以舜之治天下有過於堯而故讓之位以爲生民計也此其至著者也孔之疏食顏之陋巷非堯心歟自顏氏沒微言絕聖學亡則儒不傳矣故曰天喪予何也以諸子雖學未嘗以聞道爲心也則亦

不免士大夫之家爲富貴所移爾矣況繼此而爲漢儒之附會宋儒之穿鑿乎又況繼此而以宋儒爲標的穿鑿爲指歸乎人益鄙而風益下矣無怪其流弊至於今日陽爲道學陰爲富貴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然也夫世之不講道學而致榮華富貴者不少也何必講道學而後爲富貴之資也此無他不待講道學而自富貴者其人蓋有學有才有爲有守雖欲不與之富貴而不可得也夫唯無才無學若不以講聖人道學

纔有借道學媒富貴的不可無剃頭做和尚的是一篇結局

之名要之則終身貧且賤焉耻矣此所以必講道學以爲取富貴之資也然則今之無才無學無爲無識而欲致大富貴者斷斷乎不可以不講道學矣今之欲眞實講道學以求儒道釋出世之旨免富貴之苦者斷斷乎不可以不剃頭做和尚矣

初潭集卷之十一終

初潭集卷之十二

師友二

一聚書

小酉山上石穴中有書千卷相傳秦人於此學因留之故梁湘東王云訪酉陽之逸典

明堂辟雍爲博士舍三千區爲會市但列槐樹數百行諸生朔望會此市各持郡所出物及經書相與買賣

子墨子南遊使衛關中載書甚多弦唐子見而恠

嘉言弍

之子墨子曰昔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士故周公旦佐相天下其修至於今翟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難吾安敢廢此

班斿博學有俊材與劉向同校秘書每奏事斿以選受詔進讀羣書上器其能賜以秘書之副時書不布自東平思王以叔父求太史公諸子書大將軍白不許

班彪家有賜書好古之士自遠方至父黨揚子雲以下莫不造門

張華雅愛書籍身死之後家無餘財惟有文史溢於几篋嘗徙居載書三十乘秘書監摯虞撰定官書皆資華之本以取正焉天下奇秘世所罕有者悉在華所由是博物洽聞世無與比

李永和杜門却掃絶迹下帷棄產營書手自刪削每歎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

柳氏序訓余家昇平里西堂藏經史子集皆有三本一本紙墨籤束華麗者鎮庫一本隨行披閱一本後生子弟爲業

曹曾積石爲倉以藏書世名曹氏書倉

孫蔚家世好學有書七千餘卷遠近來讀者恒有百餘人蔚爲辦衣食

好主人卓老命薄也

倪若水藏書甚多列架不足疊窓安置不見天日子弟直日看書借書者先投束修羊

先投束修羊然後准借書則無有借書者矣若皆辦衣食夫誰不来也

温公獨樂園文史萬餘卷晨夕披閱雖數十年皆

劉云愛書當與愛寶貝異莫在手指間着精神

新若未手觸者嘗謂兒公休曰賈豎藏貨貝吾輩惟此耳當極加寶惜吾每歲以上伏及重陽日視天氣晴明設几案於當日所側羣書其上以㬥其腦所以年月雖深終不損動至啟卷先視几案淨潔藉以茵褥然後敢啟或欲行卽承以方版非惟免手汗漬及亦恐觸動其腦每竟一版卽側右手大指面襯其沿而覆以次指面撚而挾過每見汝輩輕以兩指爪撮起是愛書不如愛貨貝也其人可知矣

宋次道家書皆校讐三五遍世之藏書以次道家爲善本住在春明坊昭陵時士大夫喜讀書多僦居其側以便於借置故也當時春明宅子僦直比他處常高一倍

人或勸郴津聚書津曰吾嘗請道士上章驅鬼安用此鬼名邪

任昉博學家雖貧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卒後武帝使學士賀縱共沈約勘其書目官無者就昉家取之

二鈔書

張儀蘇秦傭書遇聖人之文無題記則以墨書掌內股裏夜還折竹寫之

劉向校書天祿閣專精覃思夜有老人著黃衣植藜杖杖端出火用以照向具說開闢以前向因受五行洪範之文恐辭說繁廣乃裂裳及紳以記其言至曙而去請問姓名答曰我是太乙之精天帝聞卯金之姓有博學者下而觀焉乃出懷中竹牒有天文地圖以授之至向子歆從受術亦不語

人
揚雄與劉歆曰雄爲郎自奏少不得學而心好沈
博絕麗之文願不受三歲奉冀自克就有詔不奪
奉令尚書賜筆墨錢六萬觀書於石渠後一歲作
繡補靈節龍骨銘詩三章成帝好之遂得盡意故
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衛卒會者雄常把三寸弱
翰齎油素四尺問其異語歸即以鉛摘次之於槧
二十七歲於今矣
葛洪丹陽人貧無童僕籬落不修常披榛出門排

草入室屢遭火典籍盡乃負笈徒步借書鈔寫賣薪買紙然火披覽所寫皆反覆人少能讀之

袁峻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鈔寫自課日五十紙紙數不登則不止

栁仲郢退公布卷不舍晝夜九經三史一鈔魏晉南北史再鈔手書分門三十卷號栁氏自備小楷精謹無一字肆筆

三讀書

梁丘據謂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晏子曰嬰

聞之爲者常成行者常至嬰非有異於人也常爲
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而已矣

甯越中牟人苦畊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爲可以免
此友曰莫如學也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越曰請
以十五歲人將休我不敢休人將卧我不敢卧學
十五歲而爲周威王之師

董仲舒下帷講誦有客非常來云欲雨舒笑曰巢
居知風穴居知雨卿非狐狸則是鼷鼠客遂化爲
老狸

只多嘴便露出本相

揚子雲工賦王君大習兵桓譚欲從二子學子雲曰能讀千賦則善賦君大曰能觀千劍則曉劍諺曰習伏衆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

邴原少孤數歲時過書舍而泣師曰童子何泣原曰凡得學者有親也一則願其不孤一則羨其得學中心感傷故泣耳師惻然曰苟欲學不須資也於是就業長則博物洽聞金玉其行

朱穆耽學銳意講誦或時不自知亡失衣冠顛墜

阮听其父常以爲專愚幾不知馬之幾足

顧歡貧鄉中有學舍無以受業歡於舍壁後倚聽

無遺忘者夕則燃松而讀或然糠自照

高鳳字文通家以農畝爲業妻常之田曝麥於庭

令鳳護雞時天暴雨鳳持竿誦經不覺潦水流麥

妻還恠問乃省

曹孟德嘗言老而能學惟吾與袁伯業

沈攸之晚好讀書嘗歎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

年讀書

沈鱗士織簾誦書口手不息鄉里咸號爲織簾先生

陶弘景讀書萬卷一事不知以爲深恥

邢子才有書甚多不甚讐校嘗謂誤書思之更是一適妻弟李節謂劭思誤書何由便得劭曰若思不能得便不勞讀書

崔浩表大武言臣稟性劣弱力不及健婦人唯是專心思書忘寢與食至夢與鬼爭議遂得周公孔子之要術始知古人有虛有實妄語者多眞王者

雋云子雲子建恐亦未免

少

劉峻自課讀書常燎麻炬從夕達旦時或昏睡爇其鬢髮及覺復讀聞有異書必往祈借崔慰祖謂之書淫

劉松作碑銘以示盧思道思道多所不解乃感激讀書師邢子才後爲文示松松復不能解乃歎曰學之有益豈徒然哉

李謐師孔璠數年後璠還就謐請業門人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

孔璠高孔璠寔歆學孔璠寔恥不如人

任末年十四便勤學或依林木之下編茅為菴削荆為筆夜則映月望星暗則然蒿自照觀書有合意則題其衣裳及掌裏以記其事門徒悅其勤學更以淨衣易之

劉道原就宋次道家觀書宋日具酒饌為主人禮道原不受閉閣鈔書旬日而畢宋史曰劉恕讀書過目成誦重義意急然諾王安石欲引置三司條例以不習金穀辭東都事畧曰宋敏求字次道父

綏叅知政事敏求官龍圖閣學士以力學被遇父子繼世掌史

葉廷珪云余幼嗜書自肄業郡庠牽絲入仕四十餘年未嘗釋卷食以飴口怠以爲枕士大夫家有異書無不借借無不讀讀無不終篇而後止常恨無貲不能盡傳寫間作數十大冊擇其可用者手鈔之名曰海録

黄魯直云士大夫三日不讀書則義理不交於胸中對鏡覺面目可憎向人亦語言無味

奇哉富人

四著書

淮南王著鴻烈二十篇號淮南子云字中皆挾風霜之氣子雲以爲一出一入字直千金

王子山到魯賦靈光殿歸渡湘水溺死後漢王逸傳曰逸子延壽字文考少遊魯國作靈光殿賦蔡邕亦作此賦見延壽所作遂輟翰

揚子撰法言蜀有富人賫錢十萬願載一名子雲曰富人無義正如圈中之鹿欄中之牛安得妄載乎

梁竦閉門自養著書數篇名曰七序班固見而稱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梁竦作七序而竊位素餐者慚

王充著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中郎至江東得之歎爲高文恒秘翫以爲談助及還北諸公覺其談更遠檢求帳中果得論衡一部其後王朗爲會稽太守又得其書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抱朴子曰時人在蔡邕帳中搜得論衡捉數卷持去邕丁寧之曰唯我

與爾共之勿廣也王充字仲任詣太學觀天子臨辟雍作六儒論謝夷吾薦之曰充之天才非學所加

嵇生云陸子十篇誠爲快書其辭富者雖精思不可損也其理弱者雖鴻筆不可益也每讀其文未嘗不廢卷而嘆恐其易盡

鍾會釋四本論始畢甚欲使嵇公一見置懷中既定畏其難懷不敢出於戶外遙擲便回急走魏志曰會論才性同異傳於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

異才性合才性離也尚書傅嘏論同中書令李豐論異侍郎鍾會論合屯騎校尉王廣論離

裴成公作崇有論時人攻難之莫能折唯王夷甫來如小屈時人即以王理難裴理還復申

張司空見左太冲三都賦曰班張之流也使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臧榮緒晉書曰思欲作三都賦乃詣著作郎訪岷卭之事搆思十稔門庭藩溷皆著筆札遇得一句即疏之

左太冲作三都賦初成時人互有譏訾思意不愜

後示張公張曰此二京可三然君文未重於世宜以經高名之士恩乃詢求於皇甫謐謐見之嗟嘆遂爲作叙於是先相非貳者莫不歛袵讚述焉陸士衡入洛擬作三都賦聞左大冲作之士衡撫掌大咲與弟士龍書曰此間有一傖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以覆酒甕耳後左賦出士衡絕嘆伏以爲不能加遂輟筆焉

庚子嵩作意賦成從子文康見曰若有意邪非賦所能盡若無意邪復何所賦

綽是且大是

陸士衡纂要覽三卷自序云直省之暇乃集要術三篇上曰連璧集其嘉名取其連類中曰述聞定述余之所聞下曰析名乃搜同辨異

謝萬作八賢論與孫興公往反小有利鈍謝後出以示顧君齊顧曰我亦作知卿當無所名中興書曰萬集載其叙四隱四顯爲八賢之論謂漁父屈原季主賈誼楚老龔勝孫登嵇康也其旨以處者爲優出者爲劣孫綽難之以謂體玄識遠者出處同歸

當時經與何法盛不亦美乎

王彪之練悉朝儀家世世相傳並著江左舊事緘之青箱世謂王氏青箱學

高平郗邵作晉中興書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圖之曰卿名位貴達我寒士賴有著述流聲於後宜以爲惠紹不與後紹外出法盛詣紹直入竊書紹還失之無復兼本遂行何書

裴子野撰宋畧二十卷蘭陵蕭琛謂其可與過秦王命分路揚鑣

劉勰著文心雕龍既成欲取定於沈約無由自達

像阜老

負書候約於車前狀若貨鬻者約取讀大重之謂
深得文理常陳諸几案
王勰字彥和雅好文筆旣無山水之適又絶親知
之游獨敦尚文史物務之暇披覽不輟撰自古帝
王賢達至於魏世通三十卷名爲要畧
白居易纂六帖以陶家瓶數十各題門目作七層
架列齋中命諸生采集事類投中倒取鈔録成書
故記代無次
吳枋云陸務觀言司馬温公聞新事即録於冊且

記所言之人近鄱陽董草庭檢閱亦然枋不免效顰凡耳之所聞目之所見口之所誦心之所得隨手抄記目曰野乘

五六經子史

光武正旦朝賀畢令羣臣能說經者更相詰難義有不通輙奪其席戴憑遂重坐五十重京師爲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

殷亮建武中爲博士諸儒說經勝者賜席亮重席至八九

孔臧仲尼之後遷御史大夫辭曰臣代以經學爲家乞爲太常專修家業漢武遂用之

黄初中劉孔才爲散騎常侍受詔集五經羣書以類相從作皇覽

周續之詣范甯受業數年通五經五緯號曰十經

衡陽王鈞手自總書五經置巾箱中以備遺忘賀玠曰殿下家富墳索何復須此答曰巾箱中有五經於檢閲既易且一更手寫則永不忘巾箱五經自此始

此人亦奇卓老不如也

焦云簡易變易自古記之此謂不易是創見而寔確見

徐廣年過八十猶歲讀五經一遍蕭德言每開五經必束帶盥濯危坐對之

劉捷卿續詩書禮樂春秋五說既成語人曰天下滔滔知我者希終不以示人

陳瓚秘書通九經百家年踰九十猶勤於筆研

宣武集諸名勝講易日說一卦簡文欲聽聞此便還曰義自當有難易其以一卦爲限邪鄭玄序易曰易之爲名一言函三簡易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

誰知史即易也

何尚書言易義精了所不解者九事一日迎管公明共論公明爲剖析玄旨九事皆明時鄧玄茂亦在坐言君見爲善易而語不及易中辭義何也公明尋聲答言夫善易者不論易尚書含笑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

劉道光潛心玄易不好讀史嘗言讀書當味義根何爲費功於浮辭之文易者義之源太玄者理之門

許晏字偉君授魯詩於瑯琊王攺學曰許氏章句

列在儒林故諺曰殿上成羣許偉君

夏侯湛作周詩成示潘安仁安仁曰此非徒温雅

乃別見孝悌之性潘因作家風詩湛字孝若譙國

人魏征西將軍夏侯淵曾孫也周詩者南陔白華

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篇有其義而亡其辭湛續

其亡故云周詩也

鄭玄欲注春秋傳尚未成時行與服子愼遇宿客

舍先未相識服在外車上與人說巳注傳意玄聽

之良久多與巳同玄就車與語曰吾久欲注尚未

便是大賢心事

了聽君向言多與吾同今當盡以所注與君遂爲
服氏注
服虔既善春秋將爲注欲參考同異聞崔烈集門
生講傳遂匿姓名爲烈門人賃作食每當至講時
輒竊聽戶壁間既知不能踰己稍共諸生叙其短
長烈聞不測何人然素聞虔名意疑之明蚤往及
未寤便呼子慎子慎虔不覺驚應遂相與友善
張楷字公超通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門徒賓客慕
之自父黨宿儒皆造其門車馬填街徒從無所止

吾不信必有同也

黄門貴戚家皆起舍巷次以候過客之利楷輒徙避之學者輒隨之所居成市華陰山南遂有公超市

王接常謂左氏辭義贍富自是一家書不止爲經發公羊附經立傳通經爲長乃更注公羊春秋

延篤欲寫左傳無紙唐溪典以廢牋記與之篤以牋記紙不可寫借本諷之糧盡辭歸典曰卿欲寫傳何故遽歸篤曰已諷之矣典歎曰嗟嗟延生若使尼父更起於洙泗君當編名七十與游夏爭匹

此子善舌可講道學

也

孝武將講孝經謝公兄弟與諸人私庭講習車武子難苦問謝謂袁羊曰不問則德音有遺多問則重勞二謝袁曰必無此嫌車曰何以知爾袁曰何嘗見明鏡疲於屢照清流憚於惠風

庾子輿五歲讀孝經手不釋卷或曰此書文句不多何用自苦答曰孝德之本何謂不多

劉尹與桓宣武共聽講禮記桓云時有人心處便覺咫尺玄門劉曰此未關至極自是金華殿之語

按班伯受詩於師丹大將軍王鳳薦伯成帝拜爲中常侍時上方向學鄭寛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詔伯受之

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詣王輔嗣見王注精奇廼神伏因以所注爲道德二論

不曾見王注亦不曾見道德二論定可觀也

殷仲堪曰三日不讀道德經便覺舌本閒強

向秀與嵇康呂安爲友嵇康傲世不覊安放逸邁

安見得

俗而秀雅好讀書二子頗以此嗤之後秀將注莊子康安謂曰此書詎復須注徒棄人作樂事耳及成以示二子康曰爾故復勝不安驚曰莊周不死矣後注周易大義可觀而與漢世諸儒互有彼此未若隱莊之絕倫也

初注莊子者數十家向秀於舊注外爲解義妙析奇致大暢玄風唯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義遂零落然猶有別本郭象見秀義不傳遂竊以爲巳注而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

篇其餘衆篇或點定文句而已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

庚子嵩讀莊子開卷一尺許便放去曰了不異人意

莊子逍遥篇舊是難處諸名賢所可鑽味而不能拔理於郭向之外支道林在白馬寺中將馮太常共語因及逍遥支卓然標新理於二家之表立異義於衆賢之外皆是諸名賢尋味之所不得後遂用支理

支道林許謝盛德共集王家謝謂諸人今日可謂
彦會時旣不可留此集固亦難常當共言詠以寫
其懷許便問主人有莊子不正得漁父一篇支道
林先作七百許語叙致精麗才藻奇拔衆咸稱善
於是四坐各言懷畢謝問曰卿等盡不皆曰今日
之言少不自竭謝後麤難因自叙其意作萬餘言
才峰秀逸旣自難于加意氣擬托蕭然自得四坐
莫不厭心支謂謝曰君一往奔詣故復自佳耳
侯道華好子史手不釋卷嘗曰天上無愚懵仙人

以上皆子史

初潭集卷之十二終